



孫利

耕堂劫后十种

无为集

山東畫報出版社

230

书 名 无 为 集

著 者 孙 犁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厂址: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编:253006)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690×960 毫米)

9.125 印张 13 幅图 123 千字

印 数 1—5000

I S B N 7-80603-402-1/Z · 88

定 价 13.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孙犁七十五岁生日时在芸斋 刘宗武 摄

一九七六年后，
六十三岁的孙犁开始了毕生创作的又一个丰产期。对十年浩劫，他曾说：“……痛定思痛，乃悼亡者。终以彼等死于暗无天日，未得共享政治清明之福为恨事，此所以于昏眊之年”，“歌颂当今施政，诅咒十年动乱也”。而且壮心不已，预期“再写出十本小书”。实现了这个宏愿，他于一九九五年五月后封笔了。这套《耕堂劫后十种》是这十本书的第一次结辑出版。

在收集孙犁照片、手迹、书法等资料时，承蒙孙犁亲友、各方人士鼎力襄助，在此致以衷心谢意。

编者

责任编辑\汪稼明

装帧设计\蔡立国

耕堂劫后十种

晚 华 集
秀 露 集
澹 定 集
尺 泽 集
远 道 集
老 荒 集
陋 巷 集
▶ 无 为 集
如 云 集
曲 终 集

目 录

芸斋小说	
一个朋友	1
杨墨	7
杨墨续篇	11
冯前	15
无花果	21
颐和园	26
宴会	31
鱼苇之事	36
蚕桑之事	41

老家	46
木棍儿	50
告别	54
鸡叫	64

乡里旧闻

大根	68
刁叔	72
老焕叔	76

黄叶	82
----	----

悼曾秀苍	86
小同窗	90
谈自裁	96
谈头条	99
谈杂文	102
风烛庵杂记	108
风烛庵文学杂记	113
风烛庵文学杂记续抄	118
风烛庵文学杂记三抄	125

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	132
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	145
买章太炎遗书记	155
买《世说新语》记	162
买《流沙坠简》记	169
买《宦海指南》记	173
读《吕氏春秋》	177
读《燕丹子》	181
读《棠阴比事》	186
读《李卫公会昌一品集》	190

读《求阙斋弟子记》	195
买《汉魏六朝名家集》记	210
书衣文录	229
芸斋书简	
致魏金波	241
致张义书	242
致万振环	243
致何流	244
致张志民	246

致吕剑	247
致郭志刚	248
致姜德明	249
致郑云云	254
致张根生	255
致侯军	257
致韩映山	259
致季涤尘	262
致李淑娟	262
致葛文	263
致潘之汀	265

致程林	265
致关国栋	266
致冯界	267
致周尊攘	268
致范政浩	269
致陈静	269
致某函授中心	270
给田间的两封信	271
后记	275

芸斋小说

一个朋友

朋友姓张。我和他认识，大约在一九四〇年。他那时好像在冀中区党的组织部门负责。我看到一些群众团体的主任们，向他汇报工作，对他都很尊重，他的态度也很严肃。我那时还不是党员，他对我很客气，对别的当时所谓“文化人”，也很和气。

当时战争形势很紧张，他却同一个妇女住在一家农院。我没有和那女的说过话，但看出张和她过得很热乎。张的家乡，是深县。

不久，我就到延安去了，张也到了那里。他

住的是党校一部，学员都是地方上的老党员，待遇较好。我在鲁艺，生活苦一些。他给我出个主意：每星期日，到他那里吃一顿客饭，也无非是白馍、肉菜之类，这在当时就算够好的了。

我也考过一次党校，是六部。只记得去答了几道题，在同乡弓琢之的窑洞里睡了一夜，也不记得考取了没有，就又回鲁艺去了，一直到抗战胜利。

进城以后，张在一个区里当区长，按说，在天津市，这个官儿就够可以的了。后来又听说，抗日胜利后，他曾经分配到东北，当过哈尔滨的市委书记。因为做买卖，被撤掉了，才又到了天津。

我那时，已经安了一个简陋的家，见到老朋友，老伴给他煮了一碗挂面，卧上一个鸡蛋，他吃得很高兴。又能和群众打交道，一下子就和我一家人都熟了。

不久，他又从区长的职位掉下来，当了文史馆的秘书长，听说又是和买卖有关。

官运不好，文史馆又是个闲散机关，他有些寂寞。他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没事我就到他那里玩玩，并观看文史馆的藏书。

有一天，张打开他的书包，拿出两本书：一

本是《契诃夫小说选》，一本是我写的《风云初记》，笑着说：

“老孙，我很羡慕你们，钱来得易，名声又好听。我也要写一本小说，你看怎样？”

我说：

“很好呀。你是有生活的。”

他说：

“我生活比你们多得多，就是不会写。所以就先拿你的书当蓝本，看你是怎么写的，然后，我比猫画虎的写去。”

“什么内容呢？”我问。

“自传体。”他说着，叫我看墙上挂的一张画，“这是一位画家给我画的行乐图。”

我站起来，凑近看了看。那是一幅山水，只是在山顶的崎岖小道上，画着一个一寸多高的人，身上好像还背着一个筐篓。

张说：

“那是我贩卖文具时的写照，当然是为了掩护，我是给党做地下工作。”

随后，他又向我介绍他的简单经历：自幼贫苦，好读书写字，吃过教饭（家乡俗语，就是信奉天主教），帮过文人学士的忙，很早就参加了党，

用他的原话，就是：“又吃起党饭来了。”

那两本书，在他书包里装了很久，见面就拿出来叫我看。我却从来没见过他写过一篇小说。

在新的环境里，他又找到了新的乐趣。他住在岳阳路一个小独院里，我去过几次。爱人是在哈尔滨结婚的，是个年轻护士。屋里有一部同文书局印的《二十四史》，用二十四个木匣装着，挡了一面墙。其他三面墙上，都是齐白石、吴昌硕、陈师曾的画。他收集的字画，除了挂的，还装满了两只大木箱。

那时画很便宜，也很多，他每天跑商场。买了画，装裱一下，再卖给公家，可以赚一倍。或是先交杨柳青画店水印，得到一些好处；再交出版社印成画册，又得一些好处，原画仍可高价出售。这些情况，是我亲眼看到的。据说，有一幅石涛的画，本是假的，他利用文史馆的名义，找了些专家，鉴定成真的，卖给了东北一家博物馆，得了一笔大款，又据他说，他已经把这笔款，捐给了家乡。

他还跑古书店，古玩店，委托行，和那些经理们都很熟。甚至进入私户，和经纪人一起，收买一些物品。我跟他到过一家绰号“青花孙”的

人家，去买硬木家具。那个经纪人，据他说，曾是曹琨的秘书。

“四清”时，这些问题被提了出来。他很恐慌。紧接着，“文化大革命”，他竟跳楼自杀了。不知道详细情况，现在，也没听说开过追悼会。他的问题的结论又如何？不好去问他的家属，怕引起人家的伤痛。当年的朋友们，也多年老失聪，问答不便，不好去打听了。

他给我买的硬木家具，“文化大革命”以后，无处搁放，我早已廉价处理了。此外还有一件小檀木匣，一件鸡血石印章，还在手上。印章刻的是：淳川孙氏。他说我们那一带的古文家，都这样刻。我不是古文家，我把它磨掉了。“四清”时传说，他给我们买东西，也从中渔利，我是不相信的。我比他收入多，常常是这样：他拿一些我喜欢的东西来，说是送给我。我多给他送一些钱去，他也收下，并说一句：“不值这么多”，倒是真的。

近来，使我常常想到他的，是一本叫做《吴越春秋》的书，商务万有文库本。张那时很想看这本书，我借给他了，恐怕他给弄丢了。他用完后，很快给我送回来，一点也没弄脏，他是深深